

論《宋玉集》

鄭良樹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內容提要〕：《漢書·藝文志》著錄宋玉有賦十六篇；此十六篇賦作爲何？與今傳者有何關係？皆值得探究。《隋書·經籍志》有「宋玉集三卷」，爲宋玉有集之始見。此宋玉集有何內容？與十六篇有何關係？亦值得探討。

自西漢開始，宋玉賦作即不斷流傳開來，或暗用，或明錄；降至東漢之季，十六篇作品可以考知者，有〈九辯〉、〈登徒子好色賦〉及〈高唐賦〉，〈舞賦〉亦可能在其中。至於其他賦作，篇名雖無法考知，然亦爲士林所傳誦，自是可以料知。魏晉南北朝之際，仿擬風氣流行；從當時文人仿擬作品中，可知十六篇宋賦中尚有〈風賦〉、〈諷賦〉、〈神女〉及〈大言〉等篇。降至隋、唐，所可考知者又視前季爲多矣。

《隋志》有「宋玉集三卷」；蓋隋之前，十六篇宋賦又改爲三卷之宋集矣。改編後之宋集，其內容若何？亦頗值得深思。本文即根據古注、類書及相關古籍，略考其梗概。作者又根據其流傳之情形，對宋集之殘亡，略作推測。

戰國時代，以辭賦名於世的，除屈原之外，就是宋玉、唐勒及景差了。景差賦已亡，唐勒賦殘存三百數十字〔註一〕；最幸運的是宋玉，竟保存了十幾篇。這十幾篇賦，見於《文選》者有七篇，即〈招魂〉〔註二〕、〈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及〈對楚王問〉；見於《古文苑》者有六篇，即〈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及〈舞賦〉；清季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又錄〈高唐對〉一篇；共計十四篇

，爲四人之中保存得最多的一位了。

《漢書·藝文志》格於體例，僅著錄宋賦之篇數，無明言其篇名；因此，宋賦就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流傳開來。兩漢時代，宋賦到底有那些篇章；魏晉時代，文人學者到底看到些甚麼宋賦？今傳宋賦，到底何時形成？《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宋玉集》，其內容爲何？都是一些有趣的問題。茲略論如次，幸學者匡而正之。

一、兩漢

宋玉之名，始見於太史公《史記·屈原列傳》；太史公敘述屈原生平及作品後，曾附帶提上幾筆，云：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根據太史公的敘述，宋玉時代在屈原之後，並且「好辭」、「以賦見稱」，看來宋玉是個辭賦家。宋玉有些甚麼作品，太史公並未言其篇名；不過，《史記》既然能評騭其內容「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可見太史公應該見過宋賦，並且仔細讀過宋賦，只是未言及其篇名而已。

與太史公時代相彷彿的李延年，極可能也讀過宋賦。《漢書·外戚傳》曰：

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

歌中「傾城」、「傾國」，其出典有二：

(一)《詩·大雅·瞻卬》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鄭《箋》曰：「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乃亂國。」詩中此陰靜之婦女，乃一長舌婆，如梟如鴟，無教無誨，以動亂國家爲能事。

(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

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文中的佳麗，乃楚國第一大美女，無論容貌或風姿，皆天下無雙。

比較上述二典，筆者認為，李延年之「傾城」、「傾國」，與其說典出《大雅》「成國」、「亂國」，不如說典出宋賦更適當。〈瞻卬〉之女為一長舌婆，絲毫沒有美的形象，與李延年所歌頌者大相庭逕；宋玉〈登徒子〉之婦人乃「增一分太長，減一分太短」之大美人，與李延年所頌者正相符合，可見李延年詩當出自宋賦，較合情理。此說若可信的話，則漢武帝時代宋賦中已有此〈登徒子好色賦〉一篇，而為漢武帝及李延年所共見共曉；而今傳之〈登徒子好色賦〉，恐不可輕易非之矣。

三國阮籍〈詠懷〉第二首曰：「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陽。」將「惑陽城，迷下蔡」化寫為「傾城迷下蔡」，用典亦來自宋賦；所見之宋賦，也和李延年、漢武帝所見者為同一篇。然則，此賦由來甚久，蓋可斷言。

到西漢末年，劉向曾經搜集及整理前朝全部的詩賦作品，將它們分五種，並將宋賦列於屈原、唐勒之後；今據班固《漢書·藝文志》，猶可考見劉向整理及分類之梗概〔註三〕，可見劉向肯定讀過宋賦。實際上，劉向不但讀過宋賦，恐怕也提過宋賦的〈九辯〉。《楚辭》為劉向所纂集，王逸《楚辭章句》篇首目錄首行曰：「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即知《楚辭》之纂集成書，劉向居首功。王逸在〈九辯〉篇首題辭下說：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楚詞」。

根據王叔師這幾句話來推測，劉向似乎也認為〈九辯〉為宋玉作品；因為悲憫文章寫得悽楚動人，所以倣倣自作，並把此類作品歸類為「楚詞」。蓋劉向編纂《楚辭》時，將宋玉此篇文體風格類同之〈九辯〉編入書中，又附入自己之仿作，然後總其書名為《楚辭》耳。劉向曾整理詩賦，並將宋賦列於屈原、唐之後，則劉向拔擢宋作〈九辯〉於《楚辭》內，當是極可能之事。此說若成立，則劉向當是提及宋賦篇名之另一漢人。

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宋賦於屈、唐之後，云：「宋玉賦十六篇。」〔注〕曰：「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漢志》乃因承劉氏父子《七略》而作，班固知宋賦有十六篇之多，恐怕也是因承自劉氏父子；所以，應該這麼說，自劉向父子以後，宋賦有十六篇之多，乃當時學者所共知共曉者。

劉向及班固所提宋賦，到底是那十六篇？除〈九辯〉及〈登徒子好色賦〉外，其他恐已難考。

東漢傅毅撰有〈舞賦〉，其文曰：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謂宋玉曰：「……。」玉曰：「……。」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這是歷代文人學者最早提到宋玉爲楚王作賦之作品。根據傅毅之文字，可知宋賦十六篇之內，必定有以宋玉與楚王問對爲體裁之賦作。傅賦又曰：「使宋玉賦高唐之事。」考今傳〈高唐賦〉開首即云：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曰：「試爲寡人賦之。」

既云宋玉爲楚王賦高唐，又載楚王與宋玉問對而作賦，可知傅毅當日所讀所仿之宋賦，當爲此〈高唐賦〉，恐無可疑。據此亦可知，當東漢之際，宋賦十六篇除〈九辯〉及〈登徒子好色賦〉之外，恐怕亦包含〈高唐賦〉了。

傅賦又曰：

楚襄王既游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這段文字，與今傳宋玉〈舞賦〉完全相同。

總而言之，終兩漢之世，所謂宋玉作品，計有十六篇之多；就中所可知者，有〈九辯〉、〈登徒子好色賦〉及〈高唐賦〉三篇；至於〈舞賦〉，亦可能在此十六篇內。

二、魏晉

到了三國魏，曹植寫了〈洛神賦〉；其〈序〉曰：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水，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據此〈序〉，曹子建蓋讀過宋玉一篇有關神女之賦作，其文亦採「對楚王問」之方式作成，蓋無可疑。今傳宋賦有〈神女賦

一篇，是否當年曹子建所見者，頗難論斷；不過，在曹植之時代，宋賦十六篇中有〈神女賦〉一篇，而為曹植所曾披閱者，則可斷言。

到了晉代，傅玄撰有〈大言〉，據《北堂書鈔》卷十六引存「駕五行」三字；雖僅存三字，惟傅氏此作之標題有可能仿自宋賦。此說若成立，則〈大言賦〉時代甚早矣。

與此同時，湛方生、陸冲、李充及王凝之皆有〈風賦〉之作〔註四〕；諸人之作，皆與今傳宋玉〈風賦〉同題。如果諸人之作皆模仿宋賦，那麼，宋賦十六篇作品，晉代又知有〈風賦〉一篇矣。

三、南北朝

南朝宋代之時，謝惠連撰有〈雪賦〉，曰：「楚謠以幽蘭儷曲。」此處所謂「幽蘭」之楚國歌謠，李善〈注〉謂乃典出宋玉〈諷賦〉；〈諷賦〉曰：

臣嘗出行……獨有主人女在，置臣蘭房之室……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謝惠連「幽蘭」之「楚謠」，即宋賦中之〈幽蘭〉曲；謝惠連篇題「雪」字，或與宋賦中〈白雪〉之曲有關；然則李說恐信而有徵。據此，當南朝宋時，宋賦十六篇中有〈諷賦〉一篇，與今傳者相合，而為謝惠連所披閱者，蓋可信矣。

南朝齊代，王融撰有〈擬風賦〉，謝朓撰有〈風賦〉〔註五〕；梁代之沈約，亦撰有〈擬風賦〉〔註六〕。諸人之作，或者與今傳宋玉〈風賦〉同題，或者標明模擬前人之作；如果他們是模倣宋賦，或者以宋賦為擬作之對象，那麼，在南朝之齊、梁兩代，宋賦十六篇作品中，依然流傳有〈風賦〉一篇，與晉代相同。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採錄宋玉〈招魂〉、〈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及〈對楚王問〉，共有七篇之多。是梁代宋賦十六篇，此七篇自在其中，殆無可疑。

尤有進者，梁代流傳之十六篇宋賦，除上述七篇，今所傳之〈大言賦〉及〈小言賦〉，恐怕亦在其中。其證有四：

(一)考昭明太子撰有〈大言〉及〈細言〉二詩，梁臣沈約、王錫、王規、張纘及殷鈞等，亦都應令而作此二詩，詩存《藝

文類聚》及《初學記》中〔註七〕。宋玉有《大言賦》，蕭統及諸臣有《大言詩》；宋玉有《小言賦》，蕭統及諸臣有《細言詩》；蕭統及諸臣詩題恐怕仿自宋賦。

(二)宋玉《大言賦》曰：「跋越九州，無所容止……據地跼天，迫不得仰。」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垓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考沈約「不容足」，即宋玉「無所容止」；沈約「窮天，盡地」，即宋玉「據地跼天」；沈約「隘此大汎庭，方知九垓局」，即宋玉「據地跼天，迫不得仰」之意。竊疑沈約作此應令詩時，已見宋玉《大言賦》矣。

(三)宋玉《大言賦》曰：「據地跼天，迫不得仰。」蕭統《大言》曰：「經二儀而跼蹐。」考蕭統「二儀」，即宋玉之天與地；蕭統「跼蹐」，即宋玉「迫不得仰」之意。然則，蕭統作此詩時，蓋亦已見宋玉此賦矣。

(四)宋玉《小言賦》曰：「經由針孔……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王錫《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經針孔而千日。」考王錫「經針孔」、「離朱不辨其實」二典，恐怕來自宋玉；王錫「冥冥藹藹」，恐怕亦本於宋玉「眇眇、冥冥」。然則王錫作此詩時，恐亦讀過宋玉此賦矣。

根據上述四證來考察，蕭統及諸梁臣在共作此同題詩時，宋賦十六篇除上述七篇外，尚有《大言賦》及《小言賦》二篇，而爲蕭統及群臣所共知共讀者，似可斷言。

與蕭統時代相前後的劉勰，在所撰《文心雕龍》中，提及宋賦，其篇數更多矣。試讀下列諸條：

《詮賦》曰：宋玉《風》、《釣》，爰錫名號……。

《雜文》曰：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諧隱》曰：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

《麗辭》曰：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

《比興》曰：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箏籥。」此比聲之類也。

《知音》曰：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

根據上述諸條，可知劉勰當年所披閱之宋賦，至少有（風）、（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對楚王問）及（釣）等六篇；然則，劉勰所見宋賦又視前人多（釣賦）一篇矣。

* * *

宋賦十六篇到底何所指？其篇目為何？（漢志）所謂宋賦十六篇，在南北朝結束之前，大致上已全部為文人學者所獲見及徵引——若（招魂）劃歸屈原所作，則加四篇乃足十六篇之數矣。

歷代文人學者在獲見宋賦時，除襲典、仿作之外，亦曾經明言宋賦之內容，甚至於抄引宋賦部分之文字；此最值得我們注意者。如：

（一）傅毅（舞賦）曰：「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考今傳宋玉（高唐賦）曰：「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兩相比較，即知傅毅不但獲見宋玉（高唐賦），亦概括抄引宋賦之文字。

（二）傅毅（舞賦）又曰：「楚襄王既游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此段文字，與宋玉（舞賦）全同。

（三）曹植（洛神賦·序）曰：「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今傳宋玉（神女賦），乃採用「對楚王問」之寫作方式，與曹植所見者全合。

（四）劉勰《文心雕龍·麗辭》曰：「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今考宋玉（神女賦）正有此四句。（比興）又曰：「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箏籥。」今考宋玉（高唐賦），正有此二句。上述四條，乃南北朝以前學者文人明白言及宋賦，或明言其內容，或明抄其部分文字者。

似此情形，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宋玉本無此賦，淺人根據後人賦作偽造今本之宋賦；第二、後人賦作乃根據今本宋賦排比製成，而今本宋賦確為宋玉真著；第三、後人賦作乃依據宋賦而製作，惟宋賦原著已佚，今傳者乃後人所偽託。如果是

第一及第三種，則今本宋賦當然爲僞作；如果是第二種，則情形完全相反矣。

就宋玉此三賦而論，第二種情形可能性較高，第一種情形最不可能，而第三種情形比較困難。無論其爲第二或第三種情形，當時宋玉確有此等賦作，則可以斷言。

四、隋唐

隋唐之季，宋賦之情況又是若何？《隋書·經籍志》卷四著錄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宋賦由篇被改爲卷。《宋玉集》有些甚麼作品？其篇卷之分法若何？我們無法從《隋志》得知。

李善注解《文選》時，徵引不少宋賦：爬梳李（注），當可窺見隋唐時宋賦之梗概。據李（注），宋賦可考者有下列諸篇：

（一）九辯

卷十三潘岳《秋興》曰：「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李（注）曰：「已上，皆宋玉《九辯》辭。」

（二）高唐賦

卷一班固《東都賦》、卷二張衡《西京賦》（四次）、卷三《東京賦》（二次）、卷四《南都賦》、卷七揚雄《甘泉賦》（二次）、司馬相如《子虛賦》、卷八《上林賦》（二次）、揚雄《羽獵賦》（三次）、卷九班彪《北征賦》、卷十一王逸《魯靈光殿》（二次）、卷十二郭璞《江賦》（三次）、卷十四鮑昭《舞鶴賦》、卷十五張衡《思立賦》、卷十六潘岳《閑居賦》、江淹《恨賦》、《別賦》、卷十七陸機《文賦》、傅毅《舞賦》、卷十八嵇康《琴賦》（三次）、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卷二十三阮籍《詠懷》、卷二十四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卷二十六謝靈運《道路憶山中》、卷二十七謝朓《休沐重還道中》、卷二十九張協《雜詩》、卷三十一江淹《雜體詩》（二次）、卷三十四枚叔《七發》（三次）、曹植《七啟》（二次）、卷三十五張協《七命》、卷三十九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一、卷四十三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卷四十四陳琳（爲袁紹檄豫州）、卷五十七謝莊（宋孝宣貴妃誄）；上述諸篇李善（注）皆引本篇。

（三）（風賦）（或作（諷賦））

卷七揚雄（甘泉賦）、卷十一王粲（登樓賦）、卷十三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卷十六司馬相如（長門賦）、卷十八馬融（長笛賦）、成公綏（嘯賦）、卷二十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卷二十一王粲（詠史詩）、顏延年（秋胡詩）、卷二十七魏文帝（燕歌行）、卷二十八（樂府詩）（二次）、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曹植（七啟）（二次）、卷三十五張協（七命）、卷四十陳琳（答東阿王牋）、卷四十七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卷五十九王中（頭陀寺碑文）；上述諸篇李（注）皆引本賦。

（四）（登徒子好色賦）

卷十一鮑昭（蕪城賦）、卷十五張衡（思立賦）、卷十六司馬相如（長門賦）、卷十九曹植（洛神賦）、卷二十（責躬詩）、卷二十二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卷二十三阮籍（詠懷）、卷二十四陸機（贈馮文熊）、卷二十八（日出東南隅）、卷三十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卷五十七顏延年（陶徵士誄）；上述諸篇李（注）皆引本賦。

（五）（對問）

卷十八嵇康（琴賦）（二次）、卷二十九張純（雜詩）、卷三十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卷四十陳琳（答東阿王牋）、卷五十七潘岳（夏侯常侍誄）；上述諸篇李（注）皆引本賦。

（六）（笛賦）

卷二張衡（西京賦）、卷四（南都賦）、卷五左思（吳都賦）、卷十潘岳（西征賦）、卷十一鮑昭（蕪城賦）、卷十五張衡（思立賦）（二次）、卷十六司馬相如（長門賦）、卷十七陸機（文賦）、王褒（洞簫賦）（二次）、卷十八馬融（長笛賦）、嵇康（琴賦）、成公綏（嘯賦）、卷二十三潘岳（悼亡詩）、卷二十九（古詩）、曹植（雜詩）、張純（雜詩）、卷三十鮑照（翫月城西門廨中）、卷三十一劉鑠（擬古）、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曹植（七啟）；

以上諸篇李（注）皆引本賦。

(七)（大言）

卷八揚雄（羽獵賦）、卷十五張衡（思立賦）、卷三十一江淹（雜體詩）；以上諸篇李（注）皆引本賦。

上述七篇的部分文字皆見引於李善《文選·注》，然則，此七篇乃當日李善所獲見而為《宋玉集》之部分篇章，蓋可斷言矣。若與前人相較，李善所見者又多（笛賦）一篇；此蓋為《漢志》所謂「宋賦十六篇」中的一篇，亦為《隋志》所載《宋玉集三卷》中之一篇，惜南北朝以前文人學者不曾提及耳。

除上述七篇外，李善（注）亦引《宋玉集》之文字；如：

（一）卷三十四枚乘（七發）李（注）曰：「《宋玉集》：『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

（二）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李（注）曰：「《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第一條李（注）所引《宋玉集》，乃今本（釣賦）之文字；第二條，乃今本（對楚王問）；然則，隋唐之際，今傳的所有宋賦【註八】——《文選》所選之七篇，《古文苑》所錄之六篇，已全部為時人所獲睹矣！

（對楚王問）及（釣賦）既都在《宋玉集》之中，可見隋唐時三卷本《宋玉集》應該保存得相當完整。（對楚王問）乃《文選》所錄宋賦最後一篇（在卷四十五），於《宋玉集》中當在卷二；（釣賦）乃《古文苑》所錄最後第二篇，於《宋玉集》中應在卷三；似此推論若恰當，則隋唐時《宋玉集》份量相當可觀，而且亦相當完整。而此《宋玉集》之淵源，恐可上溯頗遠古矣。

* * *

在李唐以前，《文選》所錄宋賦恐怕不止一種傳本。比如（高唐），《文選》卷十九既已採錄，卷三十一江淹（雜體擬潘岳述哀詩）李（注）引《宋玉集》曰：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

游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台，聞王來游，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

這篇賦作，又見於《太平御覽》三九九所轉載的《襄陽耆舊記》之中，顯然的，當時已廣爲流傳，所以才一再被徵引。此賦無論情節或文字，與《文選》所載者有頗大之差別，應是該賦之另一傳本。《文選》卷十六江淹《別賦》李（注）曰：

宋玉（高唐賦）：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神爲草，寔曰靈芝。

李善明言爲宋玉（高唐賦），可證卷三十一所引《宋玉集》，正是《集》中之（高唐賦）矣。此（高唐賦）與《文選》所選者有相當大之差異，李善不應不知。卷二張衡《西京賦》及卷十四鮑照《舞鶴賦》李（注）並引（高唐賦）有「遷延引身」一句，爲《文選》本所無；卷八揚雄《羽獵賦》李（注）曰：「（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亦爲《文選》本所無；此二句皆《文選》本所無，蓋李善所見另一本之佚文耳。

與（高唐賦）情形相同，李善所見《宋玉集》中之（對楚王問）亦與《文選》所錄者有差異。《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李（注）曰：

《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

《文選》「下里」，李（注）本作「下俚」；《文選》「陽春」前無「既而」二字；《文選》「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李（注）本作「含商吐角，絕節赴曲」，皆其例。據此，可見當時（對楚王問）亦有不同傳本。

此外，《文選》卷十八嵇康《琴賦》下，李善（注）曰：

宋玉（對問）：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中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李善所云「《集》」，即《宋玉集》無疑；李善所見《宋玉集》，「與《文選》」正是有所「不同」，此李善所明言者；即

以李善本節所引者，其文字與《文選》亦頗有出入，可見宋賦在當時流傳頗廣，以致有不同傳本。

* * *

隋唐之際，《宋玉集》不但完整可觀，而且尚有序文，此為後人所未考見者。《北堂書鈔》卷三十三「薑桂因地」條下曰：

《宋玉集序》云：宋玉事楚懷王，友人言之宋玉，玉以為小臣。王議友人，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

此文「友曰」以上恐有誤奪，孔廣陶校注謂《漢魏七十二家》本作「玉事楚懷王，玉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云云」。此文又見《新序·雜事五》之內，原文亦與楚襄王、宋玉有關：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綽，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跡而縱縲，則雖東郭綽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註九】

《新序》與《書鈔》所載者，恐怕是內容近似而源流略異的故事。根據《新序》，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楚王待之如常人，宋玉不滿，乃責讓友人；根據《漢魏七十二家》本《書鈔》，友人因宋玉見楚懷王，楚王以為小臣，友人乃責讓宋玉。據此以觀之，《新序》所載者與《書鈔》所引者蓋內容相近而源流不同之故事。然則，《宋玉集序》「薑桂因地而辛」、「女不因媒而親」下，當有東郭綽、韓盧等百餘字，如《新序》所載者；《書鈔》引《宋玉集序》僅數十字，蓋節錄而已。

東郭綽及韓盧故事，不始見於《宋玉集序》。《戰國策·齊策三·齊欲伐魏》章載淳于髡游說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

《國策》東郭綽，謂東郭之兔名逡也；韓子盧，謂韓國、韓子之犬名盧也；皆天下、海內之狡兔、疾犬。《宋玉集序》則謂「齊有良兔，曰東郭綽」、「齊有良狗，曰韓盧」，皆為齊產；與《國策》不同若此。蓋淳于髡齊人而仕於齊，又以此故事游說齊王，故宋玉乃並謂齊國之產，非宋玉有意致誤也。同文故事傳遞之痕跡，斑斑可尋。

《新序·雜事五》又有一則與楚襄王及宋玉有關的文字，曰：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蟬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越越。』此之謂也。」

此則文字，筆者懷疑亦當在《宋玉集序》之內。《莊子·逍遙遊》說：「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宋玉所論者，與莊子所言甚近。莊周，宋之蒙人，其地近楚，楚威王有意聘之，故其書流傳於楚國，宋玉受其影響，故造為此說。由狸狌化而為玄蟬，亦故事流播之痕跡。

《新序·雜事一》亦載楚王與宋玉之故事；文曰：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窮冥之上，夫冀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放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之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此則故事，實際上就是《文選》所錄〈對楚王問〉之文字；細讀其文，即知受莊子影響之深，其情形與前一則相同。

筆者認為，《新序·雜事》所錄三則文字，都和《宋玉集》有關。

首先，第二則〈玄蜃〉與第三則〈下里巴人〉皆有莊周思想，應該是有牽連的一組文字，竊疑當是劉向整理宋玉賦時，自《宋玉賦十六篇》卷前有關之資料中採入《新序》者；至於第一則〈東郭饒〉，亦當在此時採入，其來源恐怕亦與前二則相同。晉代習鑿齒編《襄陽耆舊傳》【註一〇】卷二曰：

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塚。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懼其勝己，言之於王，王以爲小臣。玉讓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玉識音而善屬文，襄王好樂愛賦，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其和彌寡也。」

合〈東郭饒〉及〈下里巴人〉於一則，並冠以「宋玉者……求事楚友景差」有關宋玉里籍、生平及葬處簡單文字，其結構形式極類序文。

《隋志》所著錄之《宋玉集三卷》，其卷首當有〈序〉一則，竊疑其序即以習鑿齒此文當之耳。《書鈔》引《宋玉集序》僅及「薑桂因地而生」等數語，蓋一則因標題體例所限，無法多引；一則《耆舊傳》底下另一則故事〈下里巴人〉即〈對楚王問〉，《宋玉集》中已有，不煩再錄耳。

五、宋

三卷的《宋玉集》大概亡於唐代中葉或末葉。

在亡佚之前，首先是殘缺。《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宋玉集》皆謂「二卷」，與《隋志》相較，獨缺一卷，蓋唐時已有所殘缺矣。

促成《宋玉集》亡佚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文選》選宋賦七篇，《古文苑》轉錄六篇；所謂宋賦，絕大部分已被二書「瓜分」選刊，其未選刊者，爲數甚少，所以，《宋玉集》遂失光彩。

《太平御覽》引宋賦頗多，包括〈九辯〉（一次）、〈風〉（八次）、〈高唐〉（九次）、〈神女〉（三次）、〈登徒

子》（七次）、《對問》（四次）、《小言》（二次）、《釣》（三次）；篇名、篇數沒有溢出《文選》及《古文苑》者。另一方面，所引《小言》及《釣》，其文字均與《古文苑》全合，不像前文所論李善注《文選》引宋賦，偶有徵引別本宋賦之痕跡，可知宋時所見宋賦，不是《文選》所選錄者，就是《古文苑》所保存者，別無他本宋賦可言。

據此二端以覘之，《宋玉集》在入宋之前蓋已亡佚矣。

明劉節《廣文選》中，又有《高唐對》、《征詠對》及《郢中對》，則又好事者所編造，與《宋玉集》兩不相涉。九三年元旦初稿·四月重修。

註釋

【註一】：一九七三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古佚書中，有唐勒《賦》一篇，殘存三百三十餘字。見文物出版社出版之《銀雀山漢簡釋文》。又羅福頤《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亦論及此事，羅文刊於《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輯，中華書局出版。

【註二】：《招魂》為屈原之作品，參看陳子展撰《楚辭直解》第九卷，一九八八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亦可參看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頁四八五至五三二，一九八五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本文以下所論宋賦，一概不包括此篇。

【註三】：班固《漢書·藝文志》曰：「刪其要以備篇籍。」據此，可知班固《漢志》之分類等，皆來自劉向。易重廉著《中國楚辭學史》頁四十五亦有此說，（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可參。

【註四】：湛《風賦》，見《類聚》、《初學記》一引；陸、李及王三人之《風賦》，見《類聚》一引；嚴可均《全晉文》皆輯錄四人之作，分別見於頁二二六八、一九五九、一七六五及一六二一中。

【註五】：王《擬風賦》，見《初學記》一引；謝《風賦》，見本集內，亦見《類聚》一引。

【註六】：沈《擬風賦》，見《類聚》一引。

【註七】：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亦輯存此諸家之詩作，見書內《梁詩》部分；一九八三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註八】：嚴可均於《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所輯《高唐對》，乃後人所僞，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註九】：事又見《韓詩外傳》卷七，文字及情節大致相同。

【註一〇】：見《太平御覽》三九九引。

《故宮學術季刊》稿約啟事

- (一) 本刊登載本院同仁學術研究論文，亦接受外稿，來稿以一萬至二萬字為原則。
- (二) 除經本刊同意外，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稿件；來稿一經刊載，版權即為本刊所有，非經本刊同意，不得轉載。
- (三) 來稿一律送請學者專家審查，未獲採用者密退。
- (四) 來稿請附中、英文提要，中文提要限五百字以內。
- (五) 稿件中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之引文），請事先徵得原作者、擁有者或出版者之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六) 來稿刊出後，一律支付薄酬，並贈送當期季刊一本，抽印本三十份。
- (七) 來稿請註明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或傳真號碼，以便編務。

On the Revision of the Dynastic Histories of the Liao, Jin, and Yüan by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Ho Koon-p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 乾隆 (r. 1735-1796) regarded himself as the sole worthwhile judge of history in his times. Prompted by this thinking, he ordered his officials to compile a great number of histories and revise many historical writings. All these works had to be either finalised or, at least, endorsed by him before publication. Of many such historical writings, he did not regard the *Liaoshi* 遼史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Liao), *Jinshi* 金史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Jin), and *Yüanshi* 元史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Yüan) as faithful historical accounts. He was especial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transliterations of the names of persons, official titles, and places contained in these three histories. He observed that the three dynasties were founded by alien peoples, whereas the three histories were compiled by Han-Chinese historians of the successive dynasties. Emperor Qianlong thus rejected the transliterations on the following grounds. Firstly, the Han-Chinese compilers did not have ample knowledge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Secondly, the transliterations were formulated with hidden meanings, aiming at humiliating the alien dynasties and reflecting the Han-Chinese xenophobia of the compilers. The revision of the three histories were introduced under the imperial instruction of "conveying truth and manifesting impartiality" (*chuanxin shigong* 傳信示公). The revision, moreover, took on an implicit political mission. As the Qing dynasty was a unitary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the Manchus themselves were also aliens in the eyes of the Han-Chinese, Emperor Qianlong took this opportunity, by demonstrating the "perfectly impartial and absolutely correct" (*dagong zhizheng* 大公至正) ways of writing history,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narrow-mindedness of traditional sinocentrism which would split his unified domain.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四九 through 六六。

Of the three histories, Emperor Qianlong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Jinshi* since the Manchus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Jurchen. Between the other two histories, he laid more stress on the *Yüanshi* as the Mongols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ulti-national Qing dynasty, and were particularly well-treated by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revis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took place in 1747 when Emperor Qianlong ordered his officials to revise the Chapter "Guoyu jie" (國語解,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the *Jinshi*. However, only the official edition of this work required adaptation of the revision. Private editions could either adapt the new version or retain the original one.

The second phase came in 1771 when Emperor Qianlong issued an edict to recompile the three "Guoyu jie" of the three histories. In early 1772, the one of the *Jinshi* was finished. Emperor Qianlong, who was too impatient to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ose of the other two histories, ordered his officials to start the third phase of the revision, i.e., to revise the transliterations of all other chapters of the three hist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Guoyu jie." In 1773, the revised *Jinshi* was issued. Although the dates of completion of the other two "Guoyu jie" were unknown, the revision of the *Liaoshi* and the *Yüanshi* were completed in 1781. The three new "Guoyu jie" were incorporated in early 1786 into a book entitled *Liao-Jin-Yüan sanshi guoyu jie*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of the Three Dynastic Histories of the Liao, Jin, and Yüan). It was then used as the orthodox version of transliterations, unifying the transliterations of all other historical works concerning the three dynasties. However, unlike the three histories, the revision of these other works included their contents and styles, not just transliterations alone.

Keywords:

yitong tongwen (unified in territory and the use of language)一統同文

dagong zhizheng (perfectly impartial and absolutely correct)大公至正

Nüzhen (Jurchen)女真

Yüanshi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Yüan)元史

Siku quanshu zongmu (Summarie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Sikuquanshu)

四庫全書總目

Jinshi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Jin)金史

yinyi (transliteration)音譯

Xiedan (Khitan)契丹

Chunqiu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春秋

chongxiu (revise)重修

Suolun (Solon)索倫

Guoyu jie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國語解

shengguo (the superseded dynasty)勝國

Manzhou (Manchu)滿州

chuanxin shigong (conveying truth and manifesting impartiality)傳信示公

Menggu (Mongol)蒙古

baobian (praise and blame)褒貶

Liaoshi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Liao)遼史

lishi panguan (judge of history)歷史判官

Lidai tong jian jilan (Comprehensive mirror of the successive reigns)歷代通鑑輯覽

bianjiang minzu (frontier peoples)邊疆民族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